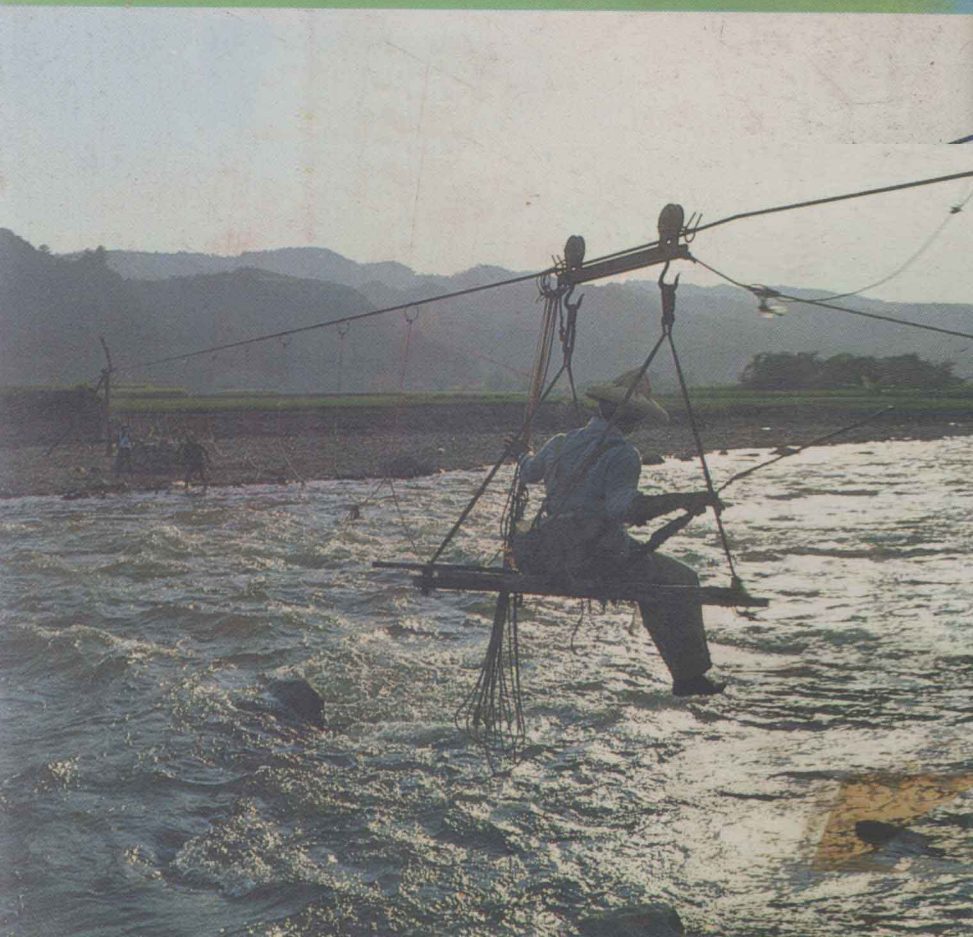


鍾肇政著

橋

三部曲

第③部



□ 鍾肇政著

濁流三部曲 ③

• 遠景叢刊之112 •

濁流三部曲

遠景叢刊 112

著者	鍾	肇	政
發行者	鄧	維	楨
出版者	遠景	出版	社
	台北郵局	36—575號	信箱
	郵撥	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	出版	社
	台北市	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	7 1 1 — 7 8 7 1	
門市部	中國	書	城
	台北市	成都路一號	
印刷所	其宗	印刷	有限公
	振文圖書公司	振文圖書公司	
定價	\$ 64.00	\$ 64.00	
初版	第1日	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第二部
流

雲



我終於回來了！

故鄉……噢，多甜美的詞兒，多溫馨的詞兒。

可詛咒的歲月，讓它逝去吧。我願意躺在故鄉的懷裏，儘情地吸收無憂無慮的空氣，儘情地享受父母的慈愛，家庭的溫馨。然而……

我把從大甲回到故鄉的這一段旅程看做是我的人生道途上的另一個出發。可是，我知道，確實實地知道，等在前頭的是一片暗淡與悽惶。

這一年三月，我在「學徒動員令」下，受到「學徒警備召集令」，成了個學徒兵，被遣到臺灣中部海岸的一個鎮市——大甲，在鎮郊的鐵砧山上從事「構築陣地」的工作，準備迎擊來犯的「敵人」。歷時五個月，「終戰大詔」頒下來了，學徒部隊隨之解散，於是我們這些「戰友」們也就回到母校握別，各各踏上歸程。

起先，我們從安藤總督的文告中得知「本島同胞的立場可能改變」這個事實。繼而，我們還陸續懂得了另一種嶄新的表現法，諸如「國土重光」嘍，「回到祖國懷抱」嘍，「臺灣光復」嘍等等。這兒所說的重光、懷抱、光復等字眼，在我們所知的日本語彙裏是找不到的，因此乍一接觸到，便有一種清新特異的感覺。

特別是光復這詞，它的音韻，它所引起的聯想——這兒得說明一句，這時的臺灣人多半對這個詞還沒有正確的觀念，它所包涵的真義，在人們心目中還祇是個模糊的概念而已——是極其奇異的。光復的日文發音恰與「降伏」或「降服」雷同，所以「無條件降伏」也就是「無條件光復」，二者混淆不清，沒有一個人有着真切的領會。但是，那是無關宏旨的，降伏即意味着光復；說光復，也就等於降伏，反正就是那麼一回事。總而言之，那曾經是一個臺灣人的夢，如今夢實現了，誰還管得了這許多呢？

不過人們腦子裏，有一點是絕對錯不了的，那就是以後我們不再被日本仔管了！那些臭狗、四脚仔，再也不會作威作福了！這不就夠了嗎？

自然，這觀念對我，也一樣滿含着歡欣鼓舞的與光明的希冀。然而……我必須說出來，那些四脚仔却爲我留下一個罩住我身上的罩子，使得那絢麗的光線照射不到我的身上——或者我應該說得更明白些——那是一種隔開音響的罩子，使我遠離聲音的世界。

那是個沉重的罩子。當我邁出另一個出發的第一步時，它就成了一副可怕的負擔，壓在我的心頭上。

我是在楊梅站下車。領出了我那隻柳條行李，無意間一看，啊，五點了。還有整整兩個鐘頭的山路，也許在日落前能回到那山谷間的家吧。

父親是四月間才調到那山村的國校的。六月間我曾得到三天的休假回來過一次。那一次歸省，我在平鎮站下車，父親和母親來到火車站接我。返防時父親要我從楊梅站乘車南下，原因是

徒步的路程差不多，火車却可以省掉一個站的票價。妹妹美蓮送我到山頂叫店仔湖的地方，然後我獨個兒沿那條卵石馬路下山，一直地走到楊梅。火車站很快地讓我找着了，我順利地回到部隊。

那也是我第一次到楊梅。模糊地記得，這兒是個小鎮市，原以為不難找到通往三治水的那條卵石馬路的，可是此刻竟一點也想不出該怎麼走。

事情本來是再簡單不過的：問路。可是這簡單的事在我來說却一點也不簡單。自從我得了那一場大病，因軍醫胡亂投藥而聽力嚴重地受損之後，我怕被人問到什麼，更怕不得不向人問點什麼。問路是不得已的，但萬一聽不清楚對方的回答，我該怎辦？

走吧。再猶疑就可能在半路的山上墮下來了。這是另一個出發啊。陸志龍，勇敢地上前吧，我總算向自己堅決地說了一聲，扛起沉重的行李邁開了步子。

穿過大街，出到縱貫道路，我認出了那裏的一座水泥橋。依稀記得是應該從那兒拐進小路的。這時，我想起此去行人可能不多，不能夠隨時問人，再者是不是從這兒拐進去也不無疑問，所以我不得不下最大決心問一下。

一個瞎子，人們都會投以憐憫同情的眼光。可是沒有人看出我有那種要命的缺陷。「請說大聲些，我聽不見……」這話我是怎麼也說不出來的。但是此刻不容我再畏縮了。想到自己的處境，雙腿頓時發軟，幾乎站不穩了。

我在路旁放下了行李，喘了一口氣。心在篤篤地跳着，喉嚨在發乾着。

不遠處的一棵樹下有個農夫模樣的半老的人站着，附近也有二三人影。我不自覺地在選擇着問的人。女人聲音尖而細，年輕人容易發笑，這些都是我所害怕的。這老農人正好適合我的意思。

我上前面那人點點頭。

「拜問一下，到三洽水要從哪兒走？」

「三洽水？」

「是。」啊！我居然聽到了。這使我驚喜，我忙點頭說：「是啊，到三洽水。」

「……………」

但是，我的欣悅很快就給失望取代了，我祇能聽到幾個模糊的單音，還有就是從他手勢猜到是要沿大馬路南下一小段路，然後向左拐進去。

「我好像記得是從這座橋邊拐進去的。」我仍在拼命地掩飾。

「也可以的。……」他指着橋邊那條小路說了一大篇。

我沒辦法了，祇好裝着聽懂的樣子再問：

「從這兒去是不是遠得多？」

「差不多。」

「哦。」確實的，這條路也可以走的。「謝謝你。」

我還能奢望嗎？既然可以走就走吧，反正看準方向，一定不致於迷路呢。我安慰自己，鼓勵

自己，再次扛起行李踏進那條溪邊小路。

幸好，走了約莫二十分鐘我就出到那條我可以認出來的卵石馬路。這使我大為放心，加快步子走去。

可是下一個問題來了，那就是我肩上的行李。它越來越重，壓得我透不過氣來。以前我是扛重機關銃的，以為自己還可以負重走遠，原來我竟是這麼差勁，也許是那一場大病使我的體力損耗得太多的緣故吧。

如果我要把這一段路所受的痛苦詳細地寫下，那將是很乏味的，我只能簡略地交代一下，由於我怕暴露自己的缺陷，遲遲不能下決心把行李寄放在路上人家，所以我一步一步吃力地捱下去，直到再也扛不動那行李，才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把它寄放在路邊的一幢茅寮。

我把行李裏頭的東西取出大約一半不到，裝在背囊裏再次上路。步子變得輕捷多了。但是下一個困難又面臨了。茅寮裏的老婦人告訴我，那兒到三洽水通常要一個鐘頭又二十分才能走到，而這時太陽已在後頭的地平線上隱去了。原來我爲了三四十分鐘的路程，竟花去了一個半鐘頭的時光。看情形不到山上天就要黑了。

我沒有其他法子，祇有勇往直前。汗水早已濕透了衣服，但也顧不得許多了。

好不容易到達山頂，天也黑了。

卵石馬路到這兒已告終，此後就是茶園間的小路了。在薄暮裏，我已不再能憑記憶來認路了，祇得看準方向，從店仔湖拐進隱在樹叢下的羊腸小徑。

樹叢很茂密，路黑得都看不見，眼前祇有較黑與灰黑兩種顏色，我就朝那灰黑前進。

不久樹叢完了，換上了疎疎落落的相思樹。樹梢很高，星星在上頭閃爍着，路也泛白了。

不多會兒，這平坦的小路也完了，我來到下坡路口。陡地，我發覺到對這兒的地形、路面，一點記憶也沒有。可是我不能停，我有點害怕。分明那是樵夫牧童們走的山徑，彎彎曲曲，有時藤蔓與雜草把路蓋得辨別不出。好在星光仍足以讓我看清方向，於是我就放膽溜下去了。

越來越陡，越陡就越不好走；相對地，在星光下我看到四方八方漸高起來的山影。於是我明白了這又是一個什麼「坑」了——這兒的人們管山谷叫坑，每一個坑都有它的名稱，如老坑、南坑、大北坑等等。我心裏有數，看這坑的方向，我一定是沒有走錯路的，縱然這條坑不是我從前所走過的坑。

然後，我忽然看見前面脚下浮現了一排觀音竹——也許是麻竹，總之那是巨型的竹子。這種竹子也是一般農家喜歡種植在住屋周圍的，它會長得很茂密，並且有刺，不但是防風的恩物，而且據說從前盜匪橫行的年代裏還是防盜的重要障礙物哩。

發現了這排竹子，我心頓然寬鬆了。這兒一定有人家，我不必再怕了。我這時才感覺到，我一路來是多麼緊張，多麼孤獨無依，多麼渴盼見到人，就是要暴露我那缺陷，惹來一場難堪，也在所不顧了。

我下到竹叢下了。那兒暗得可怕，映在眼裏的，盡是幢幢黑影。仰首看看，天幕上印着重重疊疊的竹葉。

我沿竹叢邊走。很快地就看到昏黃的火光了。

我從那個竹叢缺口進去，過了晒谷場就是大門了。在我渴求看到人的這當口，我仍不免稍感躊躇。認了吧，這回得勇敢地去接受嘲笑了。我說着，讓自己出現在那昏黃的光線下。我看到在圍桌用餐的幾個人影。

「借問一下……」

幾雙眼光吃驚了似地掃過來。我心怦然而動。

那半暗不明的油燈光使我感到刺眼。我看見坐在上座的，下巴有一撮山羊鬍子的老人邊吃邊說了什麼。我不顧冒昧地跨過門檻，一直走到餐桌邊。

「拜問你，我要到三冷水，要從哪兒走？」我的嘴巴發乾得使我幾乎不能講清楚。

「三冷水？」老人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說：「到三冷水的什麼地方。」

「到……陸維祥的家。」

「陸維祥？……」

老人問了，可是我聽不到。我奮勇地說了：

「什麼？」

「……………」

「什麼啊？」

我的臉上衝上了血。我再不能裝聽懂，啊，我多麼想轉身而逃。

「我問你他是你什麼人！」老人聲音忽然提高了。

「我阿爸。」我又難堪，又欣悅。難堪的是對方終於知道底細而提高嗓門了，欣慰的是總算不用再什麼啊啊地反問了。

「哎呀！……」

「啊？」又聽不見了，我拼命地裝傾聽，把身子傾向前。

「就是阿龍嗎？」

「是是，我是志龍。」

「……」

「什麼？」

「你耳朵怎樣嗎？」

「是，病壞了。」

一種屈辱感猛襲向我。

「阿河，快，打面盆水……」老人向旁邊的一個年輕人嚷叫般地說。

「莫啦莫啦。」我雖只聽清了老人話的前半，但已會了意，便忙阻止說：「我馬上要走，請問你，我沒有走錯路吧？」

「別急。」老人起身。移步走到我跟前，把面孔湊過來。「慢慢吃了飯再走吧。」

「不，我要快回去。」

「後生人哪，我說別急呀。你沒走錯路，放心好了。這兒就是三泔水了，你是從平鎮走回來的吧？」

「楊梅。」

「真好的膽子。沒走過多少次的吧？」

「去的走過一次，來的是第一次。」

「呵呵，讀書人真不同，能找到這兒，實在了不得！」

「哎呀，我是亂闖的。」

「阿祥哥，哦，我也是姓陸，你就叫我阿海叔好了，你爸爸跟我是兄弟之輩。先洗個臉，吃幾碗便飯，我會叫阿河送你的。」

那叫阿河的青年打了一盆水出來了。

「這就是阿河。這是阿龍哥，阿祥伯那兒的。」

「阿龍哥，洗臉啊。」阿河很拘謹地。

看情形，我什麼也推辭不了啦，只有接過面盆抹抹臉，飯也吃了，茶也喝了。

阿海叔問長問短的，我也把當兵的情形和回家一路上的見聞等說了一些。我不能從老人的言詞以及眼光、神情裏體味出一絲一毫的鄙視——甚至同情之意，這使我頗覺意外。相反地，我還似乎感覺到他對我的某種敬意與欣悅。同桌的幾個年輕人眼光裏也好像充溢着某種熱切的淳樸的好意。

末了，老人還要阿河送我，我又只有領他的情了。

阿河擎了一把火把領頭，我從後跟上。上了路我才明白，路多半是田蔭小徑，曲曲折折地，倘若是我自個兒摸，恐怕摸索老半天還不一定能到達家裏呢。

走了大約一刻鐘，阿河終於告訴我到了，前面的房子就是了。

我必需面對現實，不能退縮了。啊，父親，母親，我終於回來了。不知是喜是悲，但覺雙腿發軟，眼眶刺熱……

2

下午，母親要我到老坑去把柳條行李搬回來。我還頗有些倦意，加上肩頭與胸部都仍在隱隱作疼，恐怕不能負重走遠路，而且那些東西——一隻行李箱，一床棉被，一條再生棉毯子，實在也不值得珍視，所以打算遲幾天再去搬回的。但是，母親的看法却大不相同，那些東西雖值不了幾個錢，但到底是日常用品，遲幾天不見了，豈不可惜。似乎是三四年來的極端物資缺乏的生活，使得母親變得格外珍惜任何可用的物品了。

母親倒也很體貼我，要美蓮和美珠跟我一起去，幫我搬運。聽母親的口氣，是差不多可說是只要我引路，讓她們姐妹倆搬的。

其實，那東西總共也不過二十斤左右，十八歲與十五歲的兩個小妮子，就算弱不禁風，也不難搬回來。她們欣然同意了。能够到山上走走看看，而且又是跟一個從遠方歸來的哥哥一起，這事實似乎還很觸發了她們的興趣。

我把單程估計為一個半鐘頭路程，來回三個鐘頭左右便够，所以決定在下午三時，日影斜些了才出門。

我已過了一個閒散的早晨，但渾身都懶洋洋地，一點勁道也沒有。也許，那是因為一晚沒有好睡的緣故吧。

昨兒晚上回到家，已快九點了。阿河送我到門口，向家人說了一聲我回來就辭去了。我的忽然歸來，一定大大地出乎家人們預料之外。那也難怪，部隊的解散，返校、離校都沒有事先通知，所以我沒法寫信回來告知我的歸期。

父親帶着眼鏡，在一燈如豆的油盞下看着什麼書。我們在門口出現了，阿河說阿龍哥回來了，他就轉過臉來，瞪着眼兒，從眼鏡框上端把詫異的視線投過來。

「阿爸……」我萬感交集地呼喚。

「……………」

立時，靠牆的牀上的帳子被掀開了，母親伸出了頭。

「阿母……我轉來了。」

她似乎有些半信半疑。我分明從她嘴巴上讀出「啊，阿龍……」幾個字，可是我沒有聽到。接着，從那隻帳子裏頭又鑽出了兩個臉兒。那是美蓮和美珠。她們連聲喊着哥哥，爭先恐後地跳下了床。

阿河把背袋卸下交給我，馬上就辭去，怎麼也不肯多耽會兒，母親還趕到門口連聲道謝。

兩個妹妹從左右擁着我，交互嚷着，諸如爲什麼這樣晚啦，走哪條路啦，我瘦了，爲什麼不預先寫信回來啦等等，幾乎讓我回答的空都沒有。我是她們唯一的哥哥，而且當過先生，做過兵隊長，受了高深的教育，在她們心目中最值得敬畏的人物。久別重逢，自然難怪她們要如此興高采烈。

然而，這一陣子熱潮過去後，家裏就安靜下來了。這也是我所害怕的一刻。論理，我也該興致勃勃地向雙親報告許多事的，可是內心的害怕——那是一種交雜着難堪、歉咎、痛苦與哀傷的害怕——使得我訥訥然，不曉得從哪兒說起才好。

我十分明白，僅僅單丁子無恙歸來，對兩老已是莫大的安慰，可是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我表面上完好如初，實則已成了廢物。

母親問了我幾句話，我都沒有聽清楚。我不能再掩飾下去了，我奮起最大的勇氣，說出了我的秘密。

「什麼呀！」

母親失聲地驚叫了一聲。它有如一隻利箭刺入我的心房。

「我的耳朵壞了。患了熱病，差一點死掉，病好了，耳朵就聽不見了。」

「耳朵？聽不見了？一點也聽不見嗎？」母親又驚叫般地问了一聲。

「不，這樣就聽得見。」

「醫生怎麼說？這樣聽得見嗎？」她略放低了聲音。

「聽得見。醫生說這沒有辦法，要等自然恢復。」

「那是說會自然好起來？」

「還不一定……」

母親緘默了，父親始終不發一言。我不敢看兩老，連兩個妹妹也彷彿離我遠遠地。不過我倒